傳

陳紫峰先生傳

嗚呼士敝於塲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牿其心腑寄一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輩末生相尋以敝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群疑張王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塲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峰陳先

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爲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爲友足矣不敢爲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爲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爲師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虞倀倀然不知所如徃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徃徃爲書其甲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爲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峰學者稱爲紫峰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爲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爲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

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爲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苟能爲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楹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砠水涯漁樵相問或寅緣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爲話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觧否也絶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睹其面爲快注意傾下先生拆簡相報或報以一詠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崇劣禮數隆汙爲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爲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爲戶部謹於利邈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祫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爲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爲者然孔子喟然

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今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爲海內巨工張公尤號爲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趨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爲一時絕出然林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爾俗成務爲多憂而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某生最晚猶及侍言於給事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爲友忘其年輩之後也謬學乖駁與二公有所徃反二公不以爲是予猶謬自信且不揣而思有以易二公也獨不及事先生而請其說然以二公推之知其不予是而予亦宜無以易先生也然而知先生之心而能言之者某則不敢讓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言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顓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塲屋者設爲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

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當以有求先生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及請於先生而傳先生之學以明於人固其宜也

丘中丞傳

嗚呼功之難立名之難成豈獨生才之難哉時變之隆汙而趨背異其得失人情之好惡而忤合乖於愛憎因時者其事便而見爲尚通矯之則足以尊已而鮮濟於時忤衆者其名高而見爲寡偶徇之則足以同物而不嚴於衆夫其受材之稟既專致用之宜各適亦足以事副其功業載其名而時變人情之難一如彼故有智力足以因時而固矯之以求濟趣好足以同物而不忍徇焉以取嚴宜其收兩得之功傳兼獲之名而猶不免於違時之咎憎衆之謗此魁磊閎達之士所以常悼恨於功名之難也中丞丘集齋公名養浩字以義由易經起家爲進士值　今天子新即位盡更正德以來弊政士大夫興慕風采爭欲爲材公於其時自視不獨在同輩上直以古人爲不足爲也賜第未久即授牒知淛之餘姚縣餘姚於淛東西爲最劇公爲之績業奮起日升月長賢名四出無足而馳疆聞壤望或愧恚不及或傳講以相師勵不知丘餘姚爲何如人大江以南部使者撫

臣相語炙口至倡以激其部邑士大夫行過淛東西訪爲吏之美者於其土必聞餘姚之名他令森立踊企非不見爲賢皆掩於公聲翔于朝運以爲法從滿考召爲試御史閱數月真拜方廷中清明侍從皆極一時之選公居其間如楚之在新同臺多自以爲不如令下當議事倚待決公必得聞雖入臺後而預政與宿舊臺僚等大夫中丞咨訪有加焉公卿多欲致公與相締投雅公汎如也不適爲好與雅者尤愛而憚之時方清明而當柄大臣進退危疑繫國是得失士心趨向已潛有移奪化蘭爲蕭幾在忽焉公獨早覺不失足他徙群公中有憂國抹世持衡於消長之際冀以負爲勝倚助臺中明於得失如公曉然不移者可一二數稟稟乎有寡助之歎公亦以母喪去職比起服入臺枋臣改置國更其是公瞿然內憂端居深念未有所發而公未憂去時嘗首論議禮大臣再論宦侍又論戚畹當事者忌其然不欲令久處臺中公故有文名會南畿督學憲臣缺即奏以自是不復與臺論矣及終父喪再入臺臺僚多變易宿舊少存者因默自悲欲乞外而臺資已高於格不得外授　上方蒐討古文建典禮於成周之上營立　九廟

務極曼碩以稱嚴祀制璽書畀公董視其役久之資益高遷拜南京大理寺丞蓋公在臺其去來遠近之跡淹十五年通其入仕之日殆二十餘年人旦暮望以爲公卿公尤雅意本朝以天下善類消長爲計其口誦心存未嘗一日不在於海内排擯放廢之名流惟恐其老死而不叙收甚於已之失位而咋舌決齒於怙權妨賢之夫如不欲與共立每一縱言目光横射意氣捷出傍聽激竦頗以此取嫉特以前後所領職皆有制書專事視學董役有以黽竭自効得不以極言充責意氣雖過而怨怒未集知之者則信其果有志於世也爲中丞廵撫西蜀則以權當其力欲變一時偷晏之風官司相蔽紿以具文而慮不及職持三尺法爲市苟娛大室要津交以自肥而瘠民公惡之若仇又能窮其微曖穴竇關節探窒觧剥無毫髮遁失汚吏猾豪營搆巧秘狙伏鬼倏見摘皆驚謂神山谷遐深砦碉昧阻寃苦疾痛舉在目前戶行家到未喻其悉其所長如是諸司既已逆爲公折詘公尤思震動恐聳之警其視聽而新其氣以作起功庸然後與爲寬碩以樂其成非專以察斷爲嚴而愛不濟者也蜀人已害其不可動而公在西未久功名迅發精采先於諸路時江西撫臣張淨峰公擢總制兩廣

朝論以張公名臣難其繼移公往代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公而害者以流語乘間潛行公亦抗章求退以避之蓋公在蜀其意未究其治未終而徒見爲多威以宋張乖厓田元均之賢治蜀寬猛不同未聞論者優田劣張然張易嚴以寬必在民信之後而比民之信非前後八年不可雖其自言亦曰只一信字五年方得成公爲蜀未期日月淺其所能變動者精采氣勢之間耳然以武侯論治次第求之則法行在恩加之首而知榮乃限定之餘公所施爲正不爲悖而獨執未究之意以訾偏據不終之治以疵猛是使仲尼子產未終三年而且用以得殺也胥苟且養交私上下相玩之時不愛出力一矯之疾雷破蟄享昭蘇之快自是現佛絶特不愧道說又不當論其究不究也公濶達恢廓如無所擇而簡別精審細入曲折具有條理憂時憤事殆不可堪而罷貌敦博無小丈夫悻悻之陋爲文不規規古法才馳氣駕姿態俊發有以踰人晚善爲詩歌藻澤腴贍聲韻平妥篇出皆可詠也其最長在奏對移駁之文指畫利病摘扶情僞元本法令緣飾以典訓使躬受者聾服側聆者省畏張公誠民集王公異斷今不得見庾公所移駁當不慚也天性篤至內行甚修事父孝謹有對則立有諫

則跪不以既貴少有所懈事兄如父撫第如子一門之
内肅敬而和雍如也入室燕笑有則與夫人相敬不爲
嫚寢無飾容待御之人其不邇於色非情溺焉而矯爲
制者於族姻厚有用情之過至以蒙謗而人知其仁之
所存也今仕者往往毀其土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
姚深言其君子達理可與慮善其小人明法而易以去
非比入朝縣之士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何
如曰吾賢父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土者飲食必尸祝公
彌嚴於爲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爲民輒相語曰得如丘
公無按山海關所薦士皆由伍中拔起爲名將而論留
馬永一疏尤有烈士之風在蜀以薦何卿被言者所鑲
然天下皆知公之言當也其在臺大獄起故相永嘉張
公來視臺事巧者皆曲意媚之以求進用公與張公同
年才名又張公所欲收嘗語公得君與我閱稿獄事濟
矣公遜謝不能而已張公滋不悅公卒以憂去免已而
附麗之者多至大官公還臺視之漠如公嘗以言事一
謫推官旋蒙召復一下詔獄未幾得釋而意氣不少挫
嗚呼可謂明於大義尚風節偉丈夫也始公受命赴蜀
寓書於余有不俎豆張忠定之側非夫之語觀其詞旨
感淬將在前修林見素彭幸菴胡靜菴諸名卿頡頏之

列單車入棧志意慷慨有叱馭過坂之心何其壯也今其風烈雖著而緒業不竟談頌方顯而謗懟參半又可悲夫公歿余哭之哀其子維楨出公篋中故書予檢數十札皆京師貴人所與公札中亹亹皆美詞余謂維楨曰此皆不足爲尊公重獨趙太史貞吉一札寂寞數語有云僕嘗揚言于人人使蜀中得借留集齋三年百姓瘝矣斯言僕與公皆可無愧也此札所言宜使當世知言之君子共記之耳維楨謹藏而録之公葵太史孫季泉公狀其事而半洲蔡司馬公銘其藏余於公最雅故獨論其意而傳之而狀銘所載皆不複出也

黃梅源翁傳

梅源翁姓黃名以盛字大宗徽州休寧人也以季子方伯君福之貴贈爲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然人追敬翁者不以贈官故而猶以其所贈未足以償其所積也方伯君以直道清節顯於當世然人追誦公者不以其子之賢故而以爲翁之隱德乃能有是子也休寧之俗善賈水航陸輦山負海涵轉貿而行四方名都會衢浩穰鉅麗下至絶陬遐聚險昧幽阻足殆遍焉要以射贏牟息美服食輿馬僕妾營良田好宅或盛燕遨廣結附以明得意相矜爲賢翁生其鄉故亦爲賈然其意不爲相矜

以利獨爲二親故行賈以爲養也言信情忠遊江湖間人莫不以爲誠而任之其規時合變損盈益虛巧而不賊雖不矜於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以有餘貲足以娛其親矣乃棄而歸專意以養父存耕公毋周氏存致其愛病致其憂喪致其哀皆出至性有好禮慕學之士所不能勉而到也事二叔甚敬每食必先之曰吾父之所愛也其妹之子孫家落矣翁資以貲使其長子雷挾之以賈家落乃起曰吾父母之所愛也鄉人有乏輒貸之薄其息而緩其入終不能入者捐之焚其券以絶其後曰吾父之所教也教其子必以循禮好善於諸子中察其季子獨賢而勵之學曰吾祖先父母之所望也晚歲卜居霞關闢衷田之田數百畝以耕焉廟寢堂室牆之必合其度隴畦溝塗墾之必盡其力子弟僮僕用之必悉其情鷄犬羊豕食之必得其性樹木蔬蔌藝之必遂其宜不奢不儉具適儀節用天因地智術刋除前亢後遺情事完安翁蓋自是老矣衷田之最勝者曰梅坑泉出石中溢而爲塘環塘古梅數本根礎砢而枝輪囷幽姿異馨與水相映其清瀰漱公尤樂之行吟坐嘯婆娑其下忘其時之遒也因以梅源自號亦以見志云翁之跡賈也而其意非賈也惟其意不在於賈而跡姑託焉

故其行特不類於賈非獨賈不類也有爲士之賢者所不能至焉予懼世之知公者以爲因其子之貴而尊因其子之賢而傳且溷以賈之跡疑翁也故特爲之傳以行焉庶休寧之俗有所慕而勉哉

柯母傳

教必始於閨門而婦人之言行不記於世則何以教焉疑古者於女有史當與士也偕重而兼行而婦人之忽不見記殆史之失與左氏於書尤爲取多而志繁而所記婦人之言蓋介之推叔向公甫文伯三母而止爾歟也之母著之爲特簡其二者猶因子推羊舌肸之事以得併著不專爲婦人記也其寡且略如此所記者特其言耳豈其時教化尚存禮之在於內而可則者婦人習行之猶多惟其言之深切事情原本名理爲有士也之德所以貴於婦人而可記也然則所謂女不言外而內言不出者固以女之好哲而攸遂而其所言必其不可以出而亦其所不得而言者耳至其切事本理而有益於教固其所可言而亦未始不可以出也以其言之獨爲可貴記者不得以多則知其能爲言而失於傳者爲有憾也而彼左氏之博取猶失之寡如此則知其有可傳者之聞於人而人不能傳之以待史氏之取亦爲有

失也惟其衆聞之而公傳之則婦人之不恥於世爲有可冀教之所起其必由此夫吾所爲傳者今憲副青陽柯遷之君之母羅孺人也孺人既歿而其言存於今由遷之之向道篤學克存其言其以道爲可信而學之可爲以發遷之之智而果其志由孺人也正德間餘姚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其以御史中丞靖宸廢人之亂至池州孺人謂其子曰是以道鳴東南者盍往從之如因斯人卒得有聞汝其不爲今人矣富貴何物徒仡仡章句記誦閭與庸衆人同趨好也遷之君既見王先生盡得其言今以學鳴於時王先生之舊遊高第多以遷之君爲畏也始王先生倡學士大夫之不知者聚爲訕嫉其賢者亦以異見相攻蓋今雖盛行而譁之者猶不爲少孺人獨於其始倡之時使其子往學焉而其言如此豈不賢而可傳哉孺人於事舅姑孝相夫子敬而能敏接內外族姻之屬親疎等殺有節尤厚於恩馭僮婢有法而不虐皆有列女之行予特著其言之可貴者以附於左氏之義以爲世教予觀左氏所記三母介推之母獨能與子偕隱不爲援怨非有以發其子也歜與聆均爲有賴於母之教而一取備官之歎一踣尤物之禍卒不足以副其教而叔向之母及以料子之凶見名爲智

又其有不幸者孺人能教而遷之君善成之不獨其賢過於左氏之所記而所享報其所貽有可貴者是亦不可以無傳故爲之傳

易翁傳

易翁無一命之爵百鍾之藏以爲人福威處地不廣言之所加在於族黨閭井之間耳而所以加諸其人者言而已美言之勸人若受粟帛之賜其以爲戒則耻甚於箠撻族黨閭井之人少於翁者舉以爲父兄翁亦父兄其長者至其言之有益於人之勸沮雖爲所父兄事者不敢以齒自老故少翁爲不足聽也出入作息貌笑飲食無異人者其所自爲業舉廢居積取贏自給世所謂求財利之事也族黨閭井感愧於翁言者其人私相間語云翁何所異使吾與若能爲勸沮如是翁所自言則曰吾無他異惟於事心所可則爲之其以爲不可不敢爲也於人所爲心以爲然則口云然其不爲然不謗曰然吾果何以異人也且所爲勸戒於人者以爲與鄉人之道當然耳固敢導其所爲禁其所不爲哉翁歿既久人之及事翁者猶曰吾父兄云俗趨益降敬讓敦朴之風微少者凌長卑者藐尊視勢財腆瘠凉焰爲隆殺而機數權力相長雄傾危者得志則榮樂失志則慚縮雖

福以粟帛威以箠撻猶無益於勸沮有云聞善人之言而知勸沮如推舟於陸其說必不行矣則翁之風其可使遽氓氓不存於世顧以所處卑約行事忽焉而不記耶於是爲作易翁傳翁名某字某

鄒宜人傳

無錫華子潛君之母鄒宜人卒來哭甚多無不哀盡者宜人以其夫奉政大夫公之富其子學士君之貴享年至於七十有七所治家事廣體鉅歷年且久恩愛所慈卹禮際所遇接無失其宜故其卒得哭於人多且盡也奉政公富矣而子潛能以才學自顯於時不以財掩其名子潛既顯能以修潔謹厚目立遇讒而蚤退不以巧容其身由宜人教之然也宜人於其家所躬執常在紉紃績緝烹割調胹之物而廩庾庫府精稻兼金文錦良器之居畜庋藉出入貿徙無漏籍賦僮婢以職常以微言感諷不役以威鞭朴弛於閨庭其所任職者莫敢不自督智者効計力者用勞嚴於課責貸人每薄其息收利逾厚售物當直矣復少益之輒得欲售者來歸槩度所予直卒不爲損其寬而不急德稟良然而終以有獲於予之爲取之權固有合者又其才也易設家人之卦其辭告人以爲家而繫富家之吉家人之義歸於正家

而富家之道存乎辭則所以為富蓋有正焉夫其用時因利以索天地之所出分事起功當物適節生廢品而洽百禮而婦人能之豈苟然哉家人之義初以為子閑其法於下上以為父制其威於上而後四之為妻與母於內者得以治其間而富焉宜人於夫與子之間有以教且相之使學士君察與其兄典簿君宇得以閑其政奉政公得以制其義而偕享富家之吉其所成所助如此不獨能以其家富而已是可傳也

石淙貞夫小傳

石淙子中年亡其妻不更娶或有問於石淙子曰而之不室其為思乎曰哀有數而情有極日遠日忘吾豈能無與人同哉且夫思其亡而不室以副之是眺而不士也使吾思之不忘雖有室猶思也已忘之矣雖不室猶無益於思也吾豈為是哉然則其惡敗乎曰配匹之倫人道之大也制義而能別士之事也豈以有室而斁德哉吾少也有室苟能不敗豈其疆且艾而惡之且人將於是觀行道而考刑家焉若之何惡之然則其慮患乎曰世之以繼內禍家者有矣而以福其家者亦不絕于世吾安得獨疑人之女之不能與人之女共福也而先為慮以絕之非所聞也然則

其養生乎曰吾養備而動時則六氣不能病之矣且夫交接有節而和樂不淫衽席之上固所以安身而定命也必欲絕倫偶配合以養其生是異教之所云吾不謂然也或者不得問曰異哉夫人也吾見世之不更室者少矣其或有不更室未有不居一於此者矣夫人也皆不謂是也不亦異乎於是退而偵其實曰是必其人徵而名家莫之與女也則石淙子之門獨名於州州之巨室慕其德而願以女侍巾帚者皆是也是必其家貧而力不足以具財也則其家故饒於貲粟之積於場足以振四境之乏而無不給鰥夫曠女待其資贍以有家室者不知幾何人也是必其子頑而持其父使不得娶也則其子長而且賢日夜以請於其父欲有毋以共朝夕至不得請則屬其族人父兄外姻子弟交游長老以爲請而石淙子不變也是必憸憸侗蒙麋鹿性而山谷姿好去人倫而專娛窮處者也則石淙子方以恩禮敦叙一家以及其鄉之人其祭祀時而嫻睦厚賓際不倦而望守相親非所謂好獨而離群者也或者渙然以悟曰夫夫也其抱貞而處載和而游行乎其心之所安不以物累貿其樂率乎其性之所可不以名跡滑其天故未嘗不重思亡故行古之所未有而不以峻自矜爲人之

所難能而不以惟自異吾不知所以命之疆而名之曰貞

行狀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凌川公行狀

嘉靖十九年三月三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傅公卒于官先是公故有疾欲去而以新受巡撫河南之命未敢言又不忍以疾故忘河南人之憂河南數歲饑人死者半矣而當輸漕粟三千萬石公乃具疏言河南人流徙餒死之狀請免輸賦一夕疏成而疾遂篤竟以不起

今上感公言切特貸河南粟三之一其二許民出銀以代粟河南人幸所由生相與呼號涕泣赴公之喪

曰我乃從公得活而公固死耶公子偉佶撰次事行以
授公之友人河南參政王某哭而拜曰惟先公與先生
爲僚先生知其平生今在河南又知先公之所以死者
義不得辭也按傅氏有家於遼東之蓋州者莫知始所
以從本出漢北地義陽侯介子之後也其始爲廣陵人
者則公之曾祖諱恭讓也恭讓生祥祥生景景娶唐氏
以公貴贈禮科給事中唐氏爲孺人唐氏故嘗爲贈給
事公置孫氏以貳室事孫氏公所自出也公舉正德六
年進士召試授禮科給事中由進士爲給事中非有學
行器識爲時所與者不得入選在職屢言時事皆詳於
大計而畧於細務得告君之體其最著者論邊事一疏
至爲故兵部尚書王公瓊所讓曰吾不能言也其大指
言今法邊將臨敵亡卒十人以上以坐其將將畏坐法
率不敢見虜欲以求免亡卒虜無所畏得以暴苦邊民
宜制自今虜入境能率所部卒格虜者雖亡十人以上
勿問有功者仍録其功其不敢見虜者即不亡一人猶
坐之　上允其言著爲典以行於邊八年寇入宣大
二邊將領亡卒甚多邊臣以聞廷議還給事中一員往
覆視之以屬公　上可之曰是嘗言邊事者至鎮考治
甄別不隨不苛竟得其實以報而副總兵劉淮者嘗格

虜有功亡卒亦稱而公向所論業著于典得免坐遭母
唐氏之喪解職十一年復除禮科給事中十四年遷工
科右給事中未幾出知太平府始至延見郡中士大夫
父老攷問風俗以興學教人為首務太平負山阻江多
沃土士鮮向學公選諸子弟之秀者延師教之親為考
校文義前此士之不薦于鄉者數矣自公為之科未嘗
乏也俗好賽神所費不貲公諭之曰何不以此充爾徑
費之輸而以其餘養父母育妻子而為此糜爛也不改
吾且刑爾俗以頓息郡中大旱公以身為民請命於神
一禱而雨其治獄不事鉤摘而常得人之情隣郡有巨
獄不受其郡所治惟願得公一言部使者輒移公治之
莫不稱平而解也嘉靖壬午大饑公在郡久毫髮無所
私財粟溢於庾庫又以恩信貸民之富者使出財粟以
佐官給散有法饑者與之粟饑而未濱於死者與之財
皆得食而去太平雖饑而人不死者由公力也郡既不
饑而隣郡民不得食者咸流入太平境內或欲拒之公
曰何非人也而忍視其死顧吾力有以及之乃以餘粟
為粥於野以賑之所活甚眾在郡四年部使者撫臣相
繼以公賢薦于　上章十數上也乃拜浙江按察司
巡海副使緣海所設守禦衛所將卒姦利繁鉅不可究

詰本以錯列大島風濤之所鼓盪副使惡險不能至也公固遼東人習見海自乘巨艦揭弓矢出入風濤中無險不至擿伏抉隱懲怠勞勤爲申立條法於是在在肅慄若家置一副使所捕得賊級甚多其脩置戰舶收給月粮之法出公精思已著爲令行於澥至今守之以毋孫氏之喪解職壬辰起復授河南副使專備信陽州兵事信陽固盜藪將卒姦利視浙直山海異勢耳公所以爲信陽綏拊擊斷與澥直異其能收拊軍民多得賊則如在澥時君未久陞山西按察使以去用法平恕不事操切而專持大體富民某某坐殺人當死獄成矣復以貨免公收鞫之竟寘于法主簿某知縣某皆好官以忤當道意爲奸人所搆事下按察司或謂公是當道所欲入宜勿與之爭公曰法如此惡以人意出入竟白之一歲中遷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而以巡撫王都御史杖宗室子事連罪左授河南副使再遷江西參議遷河南參政蓋公於河南久矣有德於民甚深赴江西也軍民數千人擁輿抱膝不得行慰諭久之乃得行由江西遷福建右布政使尋拜河南左布政使至之日河南軍民加額相告曰是固吾向所留不欲使去者今果爲吾來耶未幾巡撫河南都御史缺廷議以河南荐罹大災必

得寬大廉醇如公者以綏定之遂以畀公然公自爲江西時以夏日觸熱救民之荒跋屐山谷爲暑所中感痰疾幾不起矣僅而能起猶綿綿也故其涖河南不能久而據捐吏民公内行修於天性尤篤初贈給事中公歿公尚少而公之兄曰釗曰鐄亦先後卒唐氏孫氏二人相依公孝養備至尅志就學卒以成名爲親寵榮其居唐氏孫氏之喪哀毀踰禮以孝聞居家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門内雍雍肅敬諸子侍不威而嚴僮僕訢訢如也其約身謹行之效類如此居常循循恬簡不以材智先人然與公游者莫不敬讓之其斷獄每傳輕文不以得情爲喜與人交温温若恐不得當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揚其美衆人皆樂其長厚至於利誘勢怵則屹然山立不可動也居外二十年不以書干中朝貴人頹然自守而已由河南副使擢江西叅政以至爲都御史於河南僅二年而四遷本出太宰靈寶許公所知大宰故爲左轄於淛江與公同列知公特深然公始終未有一言於許公也公諱鑰字希準別號凌川生於成化壬寅九月五日距卒享年五十有九娶宋氏生子偉繼娶畢氏生子佶皆能讀公之書補衛學生妾張氏生子佃女子四人長適廣陵右衛指揮葉大亨之子鳳儀宋氏

出次許儀州前衛指揮錢鏜之子某其幼二人未聘皆畢氏出孫男廷言偉出也

尚寶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狀

公諱源字士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登乙丑進士初仕爲戶部主事轉員外郎終尚寶司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應禎父明封戶部主事妣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實徙自唐郡諸著姓而清溝之李爲獨舊封主事朴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二配莊氏封安人子男六人女七人安人無子有女四人男及餘女三人皆側出長女適先大夫封吏部考功員外郎王某封太宜人次適黃確次適留志業次適邑庠生蔡紳皆安人出長男治懷郡庠生娶周氏孫女一人渶懷郡庠生娶楊氏孫男一人曰夢蘭聘僉事黃鰲女孫女三人冲懷娶太守張志選姪女孫男一人曰毓蘭漳懷未聘女長適戶部主事徐榮長子用賓邑庠生次適教諭朱廷貴介子東啓皆出高氏涝懷娶王氏孫女二人淳懷未聘皆出黃氏以壬寅十二月二十二日塟于東郊玉枕山之原公生而簡重凝峻頭直手恭不習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世俗媟

嫚之語不敢至其耳爲學官弟子已以文高伏人而行潔禮莊同進尤嚴之一時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足跡所履直於繩引絶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見其顴頰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爲角觝之戲於前者友人皆舍書就觀公獨取所購書着袖中徑歸友人誚其爲矯公曰吾乃不聞皷聲好義遠利篤於天禀而修之以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屢試其文異之奬待溢甚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郡庭有所謁卒業成均文試第一京師人口相傳其篇以熟布於四方家而有之故相楊公廷和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於都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爲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於榮利已如此爲進士奉使廣東督發稽留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綴貨贈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逡巡不敢却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賄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幅爲贐公拜而受之使還除户部差監臨清倉倉故置中貴人一人董視之中貴人嗜貨與諸吏徒甲保乾沒爲姦利事憚公嚴恪數治酒饌爲好會冀娛公意公舉盃濡唇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一歲中斂手不大爲姦恚不得恣所欲則搆兵

備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擾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并劾中
貴人罪狀事下戶部尚書孫公九峯歎爲得職每舉公
官氏稱於曹中以勵屬員數爲冢宰馬端毅公言公值
逆瑾用事以在臨清劾中貴人事記其名遣轉饟遼左
故縮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晝夜行
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時翰林楊
公已爲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遼左楊公問公何在公若
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與馬冢宰孫司
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爲逆瑾憾沮然公
念父母不置勉強在職三年得如制以其官封父母喜
曰吾願畢矣疏乞終養父母孫公勉諭再三察其誠懇
亦不能留也是時瑾用事未張　孝宗之遺澤猶存士
大夫習於晏熙高重不樂去職公之去人咸以爲難薦
紳咨嗟瞻送塡溢都門有賢大夫之歎事親養而能敬
迎於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食多寡衣服寒燠
具適宜節陳安人好怒女御狎侍猶不當其指日數十
怒公在側則歡竟侍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
能俟三年而歸蓋患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軟輿
自與莊安人畀之游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蹩躠然行也
女侍苦公爭走代公曰非爲乏使欲以用勞爲小孝耳

且吾自勝之不爲苦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爲逸樂會多微時所交公親爲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視肴酒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徧奠在席畢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爲挈衮束帶扶持登車未反盛衣冠以俟或大醉手煮湯茗進之俟寢然後敢休臧獲治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阿扶叱咤不至犬馬服御器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怒又患痺不得有所爲益怒公惻怛寬曉曲爲掩護父母之間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謫其用意獨至家人有不及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鉢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墝埆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又十年而朴茂公歿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坐者滓尸立者垂白七箸盤觴之奉温以愉色泉中傳誦嗟嘆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爲不及朴茂公歿於古禮惟衰麻在身時矣猶哀悼感疾嗚呼可謂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貧公應曰吾養二親身不及祿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反老而爲子孫謀祿恥言者屢薦于朝故相桂公蓼爲吏部尚書奏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久之少傅方公

獻夫代桂公爲吏部遷拜公尚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致仕方公於公同年進士也歎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幽居以文史自娛所居近市庭戶蕭然門無雜賓病足不喜出遊兀然一室焚香展卷正襟而坐俯仰千古之上清夷恬曠脫出塵壒其趣絕去留連杯酌以山水爲妖豔者遠甚無他玩好尤屏淫聲平生不御絲竹與人談有及物價市利贏縮低昂之說即口塞似不能言至於陳說理道揚榷風雅亹亹有韻如巨木撞鍾鳴聲應叩聽者忘倦咸灑然有得自謂發矇工古文詞以左氏爲宗雄偉奧徒其語所獨到斲破規矩亦自爲方員一時贈別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公手皆以爲不得所託行尊輩舊學爲時師尤不自標特謙冲下接好獎誘人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生一行之善一語之工寵借嘉樂患人人不聞清約自將甘脫粟之食衣裘不能具襲裼纔取蔽體蒼頭五人應門給薪水而已始公爲布衣朴茂公饒於財衣食不至苦惡人見爲豐既入仕處顯矣清約如此又見爲儉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日人自以晦顯異見耳郡邑大夫欽慕德履承風致敬旬月必一造其廬不效踰垣閉門之隘往來交際有儀然不以他事相溷久之其敬彌篤遂論爲先進之交

及去如他官廢居異地猶好問不絕若句吳顧公可久四明屠公倬是也二公並時名流惓惓若此必有得於公者深矣監司部使者行入郡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以下公與公所以答之者亦若是家居前後薦者凡七章雖知公有詳畧大指以公爲廉孝人也公之材不見於位分事守其文章議論又不施於郊廟朝廷徒爲鄉黨閭里所謌誦其謌誦者不過以公爲有至信篤行高尚雅退君子也固未能信其見於用者之何如使公當正德初不去有諸名公之知嘉靖初不堅卧不起有諸巨公之力欲引以爲重必馴致通顯有當世事功然公去之蚤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趨舍去就豁然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當世事功彊敏博達者之所易至於趨舍去就當於義而能勇則有當世事功者或難之公優其難而其易者顧有不可信耶公自起進士凡三十六年有田百畝宅一區皆先人所遺歿無以爲殮諸子貸於人先大夫歸賻財而僅成禮今其塋鬻田而後辦諸子常不免於饑何其貧也始公宅燬於火久不能興竄伏草莽瓦鑠而寓其孥於他郡侯王公士俊蹙然歎曰及吾爲守而使賢者無以庇其身吾之愧也議捐貲助之公皇恐不敢聞命一日以可否問某應曰

此古道也古者邦君諸侯尊事國中之賢衣弊爲之改造當食爲之授飧又爲築夏屋以居之渠渠然大也及其稍衰猶有國中授室築宮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於古誼公其勿辭於是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僅成而房寢庖廐不能完嗚呼可謂貧矣公用不究於時而行施於一鄉所謂歿而可祭於社非先生其誰日月有期蔵塗將啓謹次序歷官行事論而著之以請銘公之墓矣觀民風者采焉

封雲南道監察御史東溪陳公暨配贈太孺人

賴氏行狀

公諱樂字堯和號東溪其始由光州固始入閩爲泉之晉江人而定居於南安之梅溪山者公之五世祖君錫也君錫生維善維善生懋懋生英英生恕號梅隱府君公之父也世有隱德不謀榮進公爲兒時即卓犖奮發蘄以藝術自致脫跡畎畝之中治毛公詩心好之日夜誦說解析聞有爲毛詩學者即購得其書閉戶讀之猶不愜其趣廼裹糧徒步往莆陽尋師留館卒業非歲時祖考饗祀父母誕慶疾恙未嘗辭歸雖新有婚無毫髮維戀意四詩之旨大明文采蔚起試補邑學官高第弟

子莆士與游咸讓公公亦喜自待而值督學憲臣某好立威諸生就試無大小過輒以櫝楚毒之公素負氣鯁亮以爲非待士禮投筆裂帋棄歸山中學官具言陳秀才經明行修不可使去有失士之謗憲臣遣學官招之公曰所以不試者欲長往以明志如往而復返是要上也竟不返內子賴氏恚謂公本刻苦讀書爲宦達乃不能小忍以就大事公顧笑曰以老萊子有逸妻而不能爲乎而子尚稚然氣貌異人吾志有屬矣胡必自爲賴氏諭公指相賓怡怡有考槃之歡其後賴氏卒而公所屬志稚子已長起家爲嘉靖十一年進士以材行風節著於朝是爲今雲南道監察御史君儲秀也　明堂禮成覃恩廷臣封公如其子官追贈賴氏孺人御史君方銜命出使二廣督視諸州軍事過家覲省族戚士友皆來會公衣繡衣冠豸冠尊於中堂御史君跪奉觴壽榮樂備至人莫不嘖嘖歎慕公奇其信已之決識子之早善御史君之能立身以適志而悲孺人之不逮榮也梅隱府君以室曾氏未育娶蔡氏副之公與弟禮良皆出蔡氏久之曾氏生子澄公左右事曾氏無方俯與澄友率因乎心曾氏感而愛之其在曾氏忘其爲蔡出其在人不知其非曾出也居梅隱府君之喪號慟摧絕弔客

不忍聞其聲治喪取宋大儒朱熹所輯家禮行之里人漸有化者居曾母之喪致哀守禮如居梅隱府君亦以所喪曾母者喪蔡氏卜葬得吉地龍蟠虎伏水來自前抱縈不洩合堪輿家言其地乃在所居山中人跡之所交積數百年無從發之實發自公人謂造物秘靈孕秀以嘏孝德營治窀域志於無悔不惜費鉅又不與弟兄較計問費孰當出幾何立鄉塾以待族子弟之俊而來學者塾師之至賴公安其身以尊其業姊妹二人其夫之卒待公之木以殯其遺孤之居公之所築其衣食公之所解推二氏之甥戴公如慈父絕不以色見德自謝

學官還山所以爲生不越畜宇播植之事力勤用紓生日以厚歲凶弛租予農人不責常數農人皆願田公之田田以益墾與人居晏晏敦至赴人緩急無愛於已不爲崕絕幅斬之行亦不爲燕惰阿媟在衆中有所論議意不乳入必明已是不苟合以相徇好告人以不善以故多齟齬然其開豁洞露肺腑畢見亦莫有怨者或初不能平而后深以爲恩以子封既貴矣朝衣冠取如制不隱君賜而已未嘗爲華侈自張鄉人舊與公游不見少改於故至城府與郡大夫諸縉紳爲禮非意所好每出山不數日即反曰是吾所安也御史君在京師使

出過家公寓書累幅立訓踰時要以守身奉法完潔正直爲本不依於他未效前數月自搜篋中所藏貸人錢粟券火之不復籍記名姓後有自言願入所逋御史君以公意罷之御史君竣使事還公病作然不害也趣令疾行不欲使命宿於家御史君不忍去左右留侍者久之而公病甚咯手足以效士大夫賢公勉子之義與侍御君奉親之終爲得于天者厚也孺人賴氏實生侍御君賴於邑爲巨族孺人生而孝敏在姆不煩幼習書操筆輒成點畫授孝經刻女傳誦不待數已能舉其文父母鍾愛甚不欲以歸凡人選而得公公之游莆陽孺人不以嬾婉之好係公且贊之行堅其久於外而母數其歸以身任舅姑之養公往來莆中專於前向而無還憂經明文起由孺人之在內也其謝學官還山孺人始以大計望讓公及感公言幡然以隱居爲娛佐之侍親力本識有過人者事舅姑曲得其心一錢尺帛不入私橐惡衣麤食以給朝夕父母之口體常足於其嫒曾氏性嚴公又非其出也有意苦孺人用察敬怠孺人既孝謹又敏於事曾氏不能苦之亦不能得其過愛孺人滋甚公友諸弟孺人內諧妯娌以悅其心一門之中嫡庶並處無異言聞於人梅隱府君之病公游莆陽未歸孺人

視藥進食目睫不交迨於累夕忘其身之妊也梅隱府君疾革遺金百兩屬曾以此爲樂兒游學之資孺人方哀毀不即取公歸無所得孺人終不言侍御君幼即不以嫗煦爲慈課督嚴急誦書非夜分不遣就寢躬執女紅以侑之間則跪侍御君於膝前語以人事興衰家世起伏及公自負氣謝學官之故且曰父已屬而大計矣語畢泣下沾襟以激其志接内外族姻有禮馭婢僕嚴而有恩自歿至於今餘二十年姑姊妹弟姪與婢姥之迨事孺人者言之未嘗不念且涕也是可以爲賢已甚始識侍御君於京師君方爲進士心敬而友之侍御君語及其母之賢而不逮養涕泣交顧使余不忍舉首視丙申已亥歲余兩以徙官之便歸覲獲見東溪公明直寬温有德君子也至其論世風得失民生利病人行事上下目覩手捫井井然可施於用但跡不遇耳侍御君以善爲養而心能樂之不以世俗膴腆榮豔之態薄望其子而卑待其身尤非人所能及而余獨以姻婭游從之雅察之爲密而聽之爲詳而知侍御君之著於朝者固有所本於家也公生成化癸巳正月七日卒嘉靖庚子八月六日孺人生成化己亥五月十三日卒正德丁丑九月十五日生男女皆三人廷實廷果蚤夭長即儲

秀長女適晉江林繢春其一人亦夭公繼娶蔡氏生子
儲材補郡學生儲秀娶晉江謝于警女生三子長孚衷
聘某之第二女次啓衷聘故南京通政黃河清孫女次
憲衷聘刑部主事王時儉女女三長適郡庠生賴統次
許南安王賦之子次許戶部主事鄭普之子儲材聘安
溪林森女賴孺人之歿東溪公以嘉靖戊子十一月十
日葬之梅溪山仙雉原其葬未有誌御史君卜以嘉靖
壬寅月日奉公之柩合葬以從先志而以世次行事屬
某曰願有述也將以請當世大賢君子之有文辭者銘
之謹譔次如右

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蔡勉巷
公行狀

公諱祐字體順別號勉巷晉江人以辛酉鄉貢進士始
仕爲廣州新寧教諭改杭州海寧遷湖州府儒學教授
致仕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高祖子和曾祖
貞生皆有隱德祖紳由太學生爲廣州照磨居職辦治
材浮於官父寬號恂軒母梁氏公生於成化癸巳正月
九日卒於嘉靖庚子七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八未卒
前兩月季子克廉道卿君以留都主客郎中拜貴州督
學之命便歸覲省公尚無恙道卿固留不欲行竟啓手

足以終大事公生而謹重醇慤爲兒時處群中耳目瞻聽無邪群兒皆貌之不敢狎梁孺人早寡以禮自防專室而深居公年數歲衰不見其父抆泣發憤期於成人稍長讀書記誦甚敏尤深於研究抽心繹腑如絲有緒循而緝之丈引尋續綿綿不絕家貧不能得書梁孺人斥嫁時簪珥易之猶不能多買公就肆中取觀他書良久還書市者問曰君已得書耶乃還我書公略舉一二篇誦之不失一字市者笑相目曰蔡君乃以腹爲經笥然不以敏洽自喜專沉好思每一編書諷讀數過人見謂了了猶披玩不置卒與人說近證遠喻左參右伍窮極條貫煩而不亂人服其精約不知其敏若彼所居一齋兀坐竟日庭中草長數尺或招之他往輒却之曰吾方與古人相揖對於簡冊之間何暇從諸君遊乎聞田南山先生以虛齋之易講授徃從受學既盡得田氏學問以新得與疑義走問虛齋虛齋先生曰我學蓋如是遂傳虛齋之易推本其說弘演房通轉以語人戶外之屨常滿弟子以百數十輩其去爲羙士成材自致通顯由公發其指也潛心大業以興起斯道爲已任嘗曰聖人可學而至學者勉之耳因自號勉菴篤信力踐惟古人之務同不以狥俗爲意最好宋大儒朱氏家禮講肄

行之家貧其於作堂寢具器服物品不能如志而意常合歲時朔望祭薦謁告其先如其存嘗齋戒撰具視潔告成必敬必信冠子祝以三加宿賓醴父母有儀諸皆即是惰惕之氣不設於體行旋周折具中規矩造次未嘗見其疾亟變武作息食飲具有常度微至几席杖屨所常安置不越尺寸大會廣坐談端鏘起沖沖似不能言有間少寂徐出數語情忠事核坐中莫不側耳談者或爲之息或衆噪盡諠獨頹然面閒遇有發意見齒而已推誠遇物終始不見有片言之二其行未嘗欺人亦不逆人之僞事梁孺人左右不違身與妻子食菲糲之食上堂之味必備旨甘告方而出及時而復雖暑甚倦極不脫衣冠而侍恂軒公兄弟二人其弟不善爲生議斥居宅賣之涕泣固諫不可乃從之賣盡歸直於叔氏而奉孺人獨居一室備極窮阨叔氏耗其賣宅金盡徒手來歸又羸然疫也公見惻然曰叔氏何憊也虛其宅以處之躬調湯藥食飲以進不以傳染爲恐叔氏竟病卒竭有無以殯之孺人屢嘗爲叔氏所苦見公待之如此顧謂曰善斯汝父之弟也雖我亦不以往事爲念繼而泣曰廣州公有子三人惟而一身耳吾所以困苦勞瘁而不悔者爲蔡氏之祀也亢宗榮親是在汝矣公長

跪大哭奉以周旋辛酉舉于鄉赴春官名在乙榜公欣然曰亦足以為吾母養矣遂赴銓授廣東新寧縣教諭奉孺人往孺人心樂之在職二年孺人以疾終哀毀踰禮諸以貨賄為賻鉢髮無所受匍匐扶喪歸值道梗前後行者俱陷賊中獨識公為賢孝人相戒勿犯孺人之魂無恐新寧故稱乏材公親為講說經訓訂論文藝循循誘奬不為頑惑有所厭怠而以明德為本躬行化道之未及再歲士皆悅附動變其子弟以不知詩書為恥其父兄以子弟知詩書為榮自是士屢以名登薦書聲物與諸名邑鉅盛相齒其教海寧不異新寧科指士之

鄉慕興起益倍新寧時北徙湖州諸生爭畫像乞留衣帶其教湖去湖亦如海寧時自安定以後師道之廢久矣公來而學者各自以為得師始知以聖人之道為必可學士有不能為仁義道德之言者則慚於其輩在浙十餘年監司考第兩浙學官輒檄公第一而中丞許公銘督學盛公端明尤為知公相見必稱先生不以屬職目之公已倦游思歸力乞致仕盛公貽書相勉竟不可留湖之士大夫弟子相恨以失明師監司長吏亦為湖州人士恨之歸日囊無百金有書數卷而已力行節儉以課子姓常着故為秀才時衣履以居於世之紛華富

厚泊如也以道卿君貴封主事公不爲加惟衣故爲學官時衣帶以出或徒行道中人莫知其爲封君也道卿仕宦最貧而才名日盛公聞其貧也喜其名盛也憂道卿爲比部郎中守法失上意詔逮　廷杖之公聞其杖而將死也憂後聞其不死而竄也喜公於愛子其憂喜若此家居春秋高嚴勑不渝一日鷄鳴必興危坐堂中諸子升揖考問所業加以訓戒道卿仕宦十二年蔡氏無子弟僮奴爲鄉里所苦絶不預聞外事鄉人有所好惡相虐爲仇惟恐公聞有以公聞恐之或相謝而解其聞于公而得一言之平自以爲無怨不以聽於有司公道成德尊道卿宦業日起然人敬慕公者不以道卿故而公所自處亦不爲封君也有宅一區曾祖所遺以蔽風雨無以處諸孫公獨屏居廳側田數十畝僅給朝夕歲凶至貸粟而後給公恬然自得而室人亦不以謫公蓋公之道行於妻子矣田宅既無所益而内外族姻貧者數人待公之粟以食割屋地數十尺以與少所受經師何氏處約而好施其天性云其在海寧友人典銓欲以無錫縣尹授公以書問公意所欲公怫然曰是問何爲將以爲市耶不報卒不果授而徙湖州故公前后十六七年仕皆不離於學教績最著人亦以是知公而公

在新寧時當道嘗檄公攝邑事公檢校簿牘所當上聞下施條其可否所宜張置自署其指以授群胥使治文書且請且行吏目動相懾不敢爲奸受賦徵徑與爲期約不督而集數月之間邑以靜治其小所試輒以効見然世無有知公之才者則公之所蘊其不酬於世豈少哉公之殁學官弟子以公之德學行誼列上官師轉聞監司部使者是之令官師以禮俎豆公于學宮泉之士無賢不肖長少知不知聞是舉也皆曰宜嗚呼論至是定矣公本守朱氏學而道卿聞王陽明公之學於諸友間歸而於家庭論之公不爲然論久之公喟然曰是非王陽明之學而宋周元公程純公之學也頗嚮意窓竟而遽以疾不起嗚呼惜哉然公所自樹立已卓然爲時名儒是豈不足以炬耶先大夫實受易於公之門荷知獨深而某與道卿爲友公所進以爲可教也嗣世通家公之殁不得臨殯而哭慚負恩誨惟是講習公之事行爲詳又僭能窺測學術之一二故敢掇緝懿跡次序其語以自附於門人子姓之誼且俟銘公之墓者采焉謹狀

儒林郎順天府推官易悅虛先生行狀

先生諱時中字嘉會本江西南城人南城之易自太原

徙東晉後周世有名人宋淳化淳祐間仕尤有顯者其籍於晉江由凱二公以歸義入泉是爲先生高祖生道童應觀是爲曾祖及祖應觀生欽贈文林郎夏津縣知縣父也母胡氏封太孺人先生生而醇靜不與凡兒狎毀齒從師塾遠於家往來早暮不失晷刻行過市無遊視躓步坐市翁媼竊識之終始如一日曰異哉誰家兒在塾執業熟矣猶守案坐誦同塾兒誘之嬉不可或靳之不爲忤時摘誦數句不絕口傍兒笑曰獨此數句患忘耶應聲曰誦久有味非爲忘也塾師駭問之知其性近於繩準而章句義味殆心所通矣比長彌究經訓潛心儒先之業蔡虛齋公以儒學倡明一時尤精於易從游多名士先生一旦不介而謁公厠於末席方講孟子知言養氣之章公舉以詰先生酧應有條理公頷首久之同輩皆側首盻末坐名爲之諠公語諸名士曰晚得此士吾易不孤矣呼爲小友尤愛其德性自是游日益親有同列所不得聞年四十始舉嘉靖壬午鄉試蔚然爲碩儒舉送官皆大喜以得一人而榜重也巳丑乞授東流縣教諭邑介江陿守陋鮮文先生日坐堂上質難諸生經傳諸生瞠目不能荅因爲條析大體敷暢微旨歷舉前人訓註孰得失以相証發諸生皇汗沮屈先生

彌下其意易色牖之隨材導接不困以所難諸生雖終窘於文已知据經演訓矣則爲開說文行先後榮華本實之辨諄諄懇悉遠利秉禮身行其[illegible]非以空言感諭人者諸生傾聽轉相語漸以不義爲耻後進今有記其言邑鄉大夫宋御史公邦輔疆直廢居清介絶俗與先生游甚密去東流贈之文條其美十二曰明道術曰復古禮曰育英才曰敦風教曰擇師範曰優儒紳曰揚節孝曰禮耆年曰篤孝思曰協寅侶曰勸廉靜曰廣慈惠不見其文而數其目師儒之美具是矣宋公以爲無愧詞也浙江甲午鄉試聘先生往内簾權積輕久考試官有其號耳先生正色舉職精閱而决取外簾不能奪所得皆名流乙未陞夏津知縣歲旱蝗大起先生視事吏進牘白署揮之曰非所急也即出舍素食白衣菅屨徒步請禱有神必舉從者不堪瘁苦先生羸然病體獨勝之精誠至而忘其憊也天乃澍雨驅滌敲厲蝗去而邑得歲齊東最患役重括民屋居桑棗牛馬以定戶上下先生惻然曰役非吾所得遽蠲惟毋使司役籍者妄上下之庶以均爲寬耳籍出民無以役不當戶愬者受田稅使民自執量權主受者莫爲虐邑訟故寡先生曰吾爲之民將多訟人怪其言戲每訟至者早隸屏立廊下

朴偃于庭民不怵威情實具吐即以其曲直還與之鞭
贖都弛其重者撻遣而已民有欲言於官爭來言得其
言輙去庭中絡繹有言者民始曉邑公無戲也上官多
移獄夏津比罪必於情法不視上意所向獄比上或忤
意被譙讓恬不爲改卒如所上其愛民惟恐費之視一
錢如膏血至葺治城垣脩飭學宮有所當費以義諭民
使自差次出費民悅而事以集奬訓邑子如在東流復
爲延名師餼幣不以費邑子弟彬彬多成材暇則蒐訪
故牘舊聞輯次成書而夏津有志邑之文物遽有稱東
郡化去昔陋武城大水檄往視之具以實上監司迎撫

臣意憚以灾聞駁其議先生仍前議益以危苦詞持議
踰境謁監司言武城窮哀狀曰稼爲棲苴彌望汚洳矣
民脫魚鱉者尚露立窟伏忍不速救武城其無民乎聽
者始盛氣待之卒內慙感動得奏賑蠲其循心而行必
守所是不顧計他人喜慍事多類此云在邑四年撫按
交章論薦吏部覈其廉良召試臺諫先生以年自實不
就試當得即曹而澹靖無他門竟除順天府推官京兆
俗雜難控馭臺省諸署臨之期會繁數人謂夏津之治
非佐京兆所宜先生曰京兆視夏津大小殊耳民貧急
當恤上官異同多不可徇吾以小治大第恐弗勝無非

宜者所司刑法常兼治他司多猥微猝索勳戚璫寺寄屬紛拏霽顏侃語慰遣之失所屬而不得怨隨事救補施澤少而力尤勤俸篋屢空貸於鄉人盖京師浩穰游接十倍夏津其不取如在邑日故昔無不足而今乏都御史胡守中不法下獄有旨推勘先生被旨蒞事窮其奸狀贓數千在位有爲胡左右内憾之謀中以他事先生方以母老憂念疏乞終養都人榮其去先生去夏津人思之繪像以祠寄其思於石臨清林比部公瓊實書其石以宋仙居令陳襄爲比盖確論也人聞舊邑公乞還老稚不戒而集牽攜數舍迎舟於河側曳挽後先持

棗栗脩脯以獻先生爲啖一二而受之皆叩頭大歡聲載兩涘循河纍纍不肯去及去哭有失聲者時金陵王公以旂以中丞赴留臺聯舟河中嗟嘆之爲賦詩有斯民信是同三代循吏元非拂衆情之句至家築一室奉太孺人以居昏夙起居出入告省有恒節造次必於親側視所敬愛竭其情禮友二弟掩過掖美用意曲至家人有不及知捐父産與季弟買田贍寡妹之守節者保誨其嗣子如子故給事史公于光之夫人先生姊也事之如母異母姊二人家皆落審力所能營護周旋其間皆以懽太孺人之心太孺人年九十一而終先生行年

七十矣毀瘠殆不勝喪弔客悲之送葬徒跣扶柳車哀動行路宗黨稱孝焉夏津武城二縣人思之不置列上其政士民無異詞祀先生於夏津儒學之名宦祠武城亦奉主配故郡守陳公儒之專祠世侑享焉去而見德久而不忘豈私智小數所能致哉先生生成化癸卯十月十六日卒嘉靖戊午五月二十五日年七十有六娶郭氏贈孺人再娶楊氏封孺人子用復國子生娶莊氏繼娶楊氏孫象深庠生娶蔡氏早卒象奥娶莊氏象昭聘叅政洪公富之孫女孫女一人許叅政黃公潤之少子伯農二公皆先生友也女一人適庠生張志遂外孫

守謨守詔守誥守論詔誥俱庠生曾孫女一人象深出用復將以是年十一月十一日之吉奉葬于南安三十三都之乾頭原其兆先生所自卜也先生形癯神清温恭而莊和氣溢於面目語不華蔓無悅人之容而有浸漸醉人之益無驚世之論而有篤近扶世之憂一見知其有道君子也淡菲由性加不欲以疾憂親尤寡食色之好居常泊如也與人交情摯於文久而味深規過攻慝不爲遽切常以微詞感諷謙抑恂恂若可玩易非禮義所可决不以狥人在齊東故習州縣事中丞御史監司用輿臺禮同官漠不爲耻先生跪起呼賛用下士事

上大夫之儀張御史者威虐甚內不堪其忿詬曰易某侮我或以謂先生先生曰以禮事上爲恭以非禮是侮也御史自倒其恭侮吾不誤也中丞某入朝郡縣厚有賂獻先生入謁持在邑所刻虛齋圖解數冊而已中丞知夏津令不取亦不責也自號愧虛志不及其師有問先生爲名位不如師昔所期而媿耶曰惡爲是吾所愧於師者沒身焉耳由其言其志可知也先生傳師學教授生徒數百人未嘗自出其書曰蒙引一部足矣細翫熟復可也自爲說於師何所加祗不及耳且有西河疑子夏之嫌也其篤信貶遜若此學專一家不務該泛間語某吾以羸疾不得致力於書甚恨寡徑先生誠多疾其不務博要以脩質反約爲功某知其以微詞教我也某罷河南閱歲而先生乞還侍游於家十有七年雖不副師誨知其學術事行則不後他人故用復委狀先生之行而不得辭嗚呼木壞山頹仰放曷所文劣而事核惟宗工鉅筆採擇而章著焉

中順大夫永州府知府唐有懷公行狀

公名　字　常州武進人武進有唐氏由封評事公伯誠始實徙自淮生五子次子復以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爲平樂知府有宦蹟見一統志第五子封給事公衍

生子貴庚戌進士會試第三人為戶科給事中以清慎長厚祀于鄉公之父也毋封孺人周氏戶科公卒于官公年十三歲十六補郡學弟子員二十八舉于鄉是歲周孺人歿九六舉會試不第就銓得信陽州知州蒲考以多奏薦合格得恩進戶科公階奉直大夫贈周孺人太宜人陞戶部員外郎轉南京戶部郎中遷永州府知府居二年乞致仕時年六十二歸十一年以疾終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也年七十三妻任氏贈宜人子二人順之春坊右司諫正之郡庠生某氏出孫三人鶴徵甡徵夢徵曾孫一人女六人適布政司參議董士弘書算劉大中翰林院編脩王立道監生賀鏜監生左丞庠生沈　孫女　人適白啓京孫皐公始孤毋慈之甚而教之特嚴公雖幼已知感赴自奮發夜讀書或倦假寐毋怒嗾之曰兒不思嗣父之業而昏憒若此耶嗾垂垂如嚶絡公不敢拭後不復倦也毋歿讀書倦輒泫然曰今日欲得毋嗾安可得耶少侍父客觀客奕父叱曰汝可宜觀此堂與友人飲至醉嘔公使人取骰子詈曰此物作祟也擲去之遂終身不識奕亦不復畜骰子非徒不遠其訓自以生無事父之日而養毋之力未備以是致其思也痛心恨慕老壯如一日於孝天性也取詩

有懷二人之義以自傷因號有懷汲汲人倫奬誘名教一本於痛慕之實其諸躬行所以充愛敬其親之心不敢慢惡於人靡事不然性剛狷内辨廉取而擇受果退而恬處常恐失身以貽先辱守之浸齒不以既衰少改也信陽當孔道館遇過客供帳使者費不貲公裁之使不廢禮而已不以銖髮妄費為取悦買名聲地也過者或不能堪比詢公所自奉極潔菲不敢怒有起敬者部使者行部聞公廉而未審也逮里甲一人至庭誘之使言曰州官費汝錢幾何第言之吾追還汝所費錢其人無所言則必毒刑恐之遂大呼曰寧死不敢汙州官也復逮他人至者皆如之僅得其擅用三百錢鑿廨中一井然後審公之廉也按察分司邇城分巡以城樓不利郡舍欲徙之時旱蝗公恐煩民仰天長吁分巡惟問公答曰方祝飛蝗多少耳分巡盛怒然竟為公止州置衛軍民雜居軍買民田倚戎籍租稅而不徭民役彌重破產公曰若此不已田皆折而入於軍州必無民矣按田校第其產役之如民武人始訌交煽公不為奪民以大蘇其聽軍民爭訟則平心決之不私其民武人退服其公也富民死遺孤方數月故族人爭其產訟于官公一見曰嗟乎多財而當強族是哌哌者死矣因為三分其產

一與族人一給育孤者費而一以待孤之長畀之判訖
令抱孤至前孤忽大笑有聲似解公所為判也初籍其
家財多奇古玩物公不目之一以還其家斷獄務在生
之信陽俗多椎埋攻剽有司斷死刑歲繁然濫者不少
矣公曲為求情得其可生者諍之上官不得諍不止生
者非一人每諍一獄得入內輒喜曰吾今日活一人矣
家人恠其食飽蓋有所喜云有勢者誣其怨家七人為
盜挾分巡之力以要公公不聽則搆公於分巡公不辨
亦不忿七人者竟不坐分巡嘗誤出真盜案將下公抱
獄具徃諍之久而後悟其誤也公雖務生人又不苟縱
若此有貨郎商於外歲一歸其婦有所私殺貨郎託言
商不歸人未之覺也久之賣田產族人疑之以謀產告
婦與所私者懼露走湖廣公謂失尸則獄終不決徧索
之得尸水溝頭頸繫一草繩面如生方罪人未得公為
之累夕不寐忽聞戶外有嘯者公曰此非鬼物其為貨
郎乎必為汝復仇母急我也嘯者若變聲唯唯如是月
餘公密檛城隍出私錢選善偵捕者遠購果得之獄具
斃罪人于獄嘯者亦息在戶部勤職守法最為尚書梁
儉菴公所知一日本科缺人梁公顧謂左右侍郎曰公
得其人乎莫踰唐員外矣梁公剛介綜覈屬官鮮當其

意也其赴永州命子司課塔編修王君作祭周濂溪柳子厚二祠文至郡謁祭新其廟宇而加禮元公之後所以施於民者期不負元公之學永事簡民厚一與之寬靖不擾闔郡晏然朴楚偃庭中卑隸植立民自以為樂其生公亦自喜以為得郡宜其所長也晨衙獄吏報囚增一人即額蹙曰顧未能使獄空耶楚俗最苦客戶游民永民厚易苦游民恣苦之其最為苦者強贅也富室有婦新孀游民輒推一人為夫而孰為媒孰為主婚皆游民自相推擇擁之入室不問娶肯不肯也壻其婦則子其子而有其財久則鬻賣他之公訪其魁傑久恣者置之死弊以頓息永民手加額相賀道桂民與猺獞錯處蠻夷喜亂居民又易欺愚紿詐之故永多徭患公以恩撫循熟徭以致徭酋聞威信相率詣府有持崖蜜為獻公取蜜封嘗之而反其餘蜜酋叩頭感悅以大人不疑而無所貪也其不可致者設計掩捕得魁首鄭仲義等百餘人殲之而痛禁吏民之欺愚徭者使相安全永以無徭患壬寅秋瘴大作氣起處如飛絳雲觸者一縷輒死死者數萬人公為文禱之自審方藥分投之營救護視不憚勞悴早出夜休左右以為諫公曰吾恨不能身代民死而敢愛勞乎瘴漸止訪屬吏死者厚給其家

歸之不能歸者葬之爲壇而識之民死不能葬者予捐
而令什伍相收掩民忘其札是時麻巾半城市公出不
及避徃徃脫巾公垂涕揮手止之作莫脫巾誼永民德
之傳誦一日徧諸邑先代唐刺史有惠政血食于郡永
人爲之語曰前唐後唐云民方相得公遽決意謝去上
下固留之曰吾非困於政量力而止者吾在家手中不
能留一錢而爲民樽節財用件拆錙銖使有條理家事
掛口亦厭治官事精力鼓舞常有餘未明而出當食或
輟至夜分方罷而不倦也煩顧吾所施爲在吏民耳目豈
患不勝任而欲去哉吾年將及宜去不善事上官而性
不能忍辱宜去世方尚竿牘遺贈而吾好爲民惜財無
所辨此宜去且吾爲州欲去者數矣今猶不決尚待何
日友人周君振爲巨津知州謀于公公曰七十歲老翁
乃曲腰作萬里蠻荒吏耶周君遂致政於是留者强聒
不休公曰吾不忍負周巨津也公之自引非爲愧周君
然其與人謀忠而所以自爲者亦如此公本坦夷無機
世人一種巧備潛中目探耳取言餂笑刀之術生而不
解淳如也既家居益委運任心文史之外寄興於酒並
以花鳥自娛親友爲致名花奇鳥公躬灌培呼飼之如
理家事鳥鳴花滋對之欣然闢一圃圃故有池疊數石

爲小峰曰山水盡在是矣未嘗遠出游覽與鄰翁田叟飲啗然極醉衣冠之會强顏其間見其機鋒迭出或背面相訾詆歸輒恙悔然性不爲拒忤時復強顏之而復悔之有司慕公風誼欽重有加公亦加禮於有司徃來不廢然未嘗一語及公事族戚有事不得已爲之請人皆信公之無他不以爲有請也邑賢士夫毛古菴公徐養齋公與公游處獨厚皆以名檢風教相敦人仰之無異詞尤以公爲樸質而近自然也性儉甘淡素衣屢澣之衣弊則補綴之自食菲薄無客未嘗割鷄及致客則營辦求豐若恐客不得致也未嘗妄取一錢於人有錢在手即餽遺舊戚周振貧乏隨手輒盡既不善籌筭居積未嘗妄取而又喜客好施也自始孤周孺人置田三百畝有屋一區爲舉人二十年居官十七年致政家居十一年增田百畝而已孤時嘗爲仲叔所虐既貴叔老敬叔而撫其姪如有恩者一從弟孤貧藉公有立偶酗酒手斧向公公曰汝醉耶因皇恐墮斧公待之如初其人悔改受孤託於族戚故舊頗多一一爲之盡大節隱行不愧其心方寸瀟然常樂也閔俗悼政若力不能抶而引爲已憂嘖眉戚戚其外常若有不樂者分別善惡好惡不妄有市人以已子與兄子均財公嘆曰吾不如

也薦爲鄉飲賓其人自以市人也避不赴公每對人言之邑子某逆其父父至出矢言訣之終不食汝粒米邑子公同學友也昌言誶斥之且曰不言之督學使者黜之不止其人旋斃乃止信陽孝子趙謨庠生也制終廬於墓次不忍入學公造廬敦請之有媿送夫喪道觸棺死孤方十歲公給米贍之月令其族長攜孤詣州受米實欲月見其成長也永州蜀貢知州某有母年八十餘度不得見子而苑剪髮一縷寄之而居州如故公聞惡之甚力請上官難之曰是素無大過公曰一縷髮足矣過有大於是者乎卒黜之某在鄉在官所爲率厲風教其事類若此蓋所以充其孝悌之實而非於彼爲愧惡也公最名爲長者古所謂長者務爲含胡渾厚不談人過不齒及恩怨公不能藏人過時面折之雖素相厚者是是非非不少貸口中未嘗不言某恩某怨也然人莫不稱公長者非特衆人信公其有過爲公所談者亦曰公口則然其心未嘗過我也雖公嘗言與之有怨者亦曰公口則然公未嘗芥蒂我必不報復我也此公所以爲長者也信陽州衛舊常隙公在州與衛官歡然在戶部監十庫與中官共事強則取禍弱則招侮公平心其間中官皆德公永州有南渭王府每招飲公輒徃徃輒

盡醉後公去州郡幾何年矣衛官南渭王之書問不絕
也而十庫中官與後共事戶部郎必問唐公宦蹟所在
居起何若公亦每自喜曰武人中貴王府皆仕途所謂
極難處者我能不覺其然然公未嘗曲法狗之其於物
無害中心誠有信乎人者公嘗病困手書與友人訣吾
平生無他長惟不忮不求二字可以無愧至是寢疾復
舉以自計曰吾知免矣疾篤命諸子告別于先祠徹薦
果公方坐取一果啖之核未吐而瞑面微含笑也葬畢
三虞方訖祭畢香滿堂室內外聞之莫知所至乃從靈
几前起也臨化實景炤後靈響非積功累行氣完眞還
胡以有此嗚呼如公者生死之際可謂全矣公性喜爲
詩不鍛鍊求工而藹有風趣至於居官而憂民去鄉而
思親友與夫弔古悼亡皆直寫眞情有古者本人倫厚
風俗之遺有詩數卷然公謙厚自匿諸子方謀刻之某
與應德游公亦忘年輩而友之知公爲詳甲午冬某由
吏部郎中謫判常州應德亦削翰林編脩籍還里辛丑
春某罷河南參政應德亦以右司諫爲民皆先後相次
亦皆及侍於公家公不徒不以失官咎其子且不以某
之得謫罷爲有罪也公之葬應德謂必羅達夫銘而某
狀其行不遠數千里入閩乞文某亦千里赴之遂相與

論訂於武夷山中事事皆實録某固不敢誣長者應德亦不敢誣其親也嗟乎人知應德之進道不懈而不知由公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應德之遯世無悶而不知由公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公未嘗言學而家庭刑範陶成之實學者可以觀矣盖語公之所以自成則在漢陳寔晉吳隱之之間語其功之在於後世則與宋之程太中朱韋齋比盛矣事核文劣某深抱不自滿斯有待於羅君矣謹狀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祭文

祭汪石潭公文　代九卿作

維公晬是淑精東南之美在類別丰居群殊趾驟曠道林涕沿藝水既涉其津亦亢其坻鏡流趨風傾彼庶士稽訓先民效思行止望逵承塵希景耀晷厲節懷瑜茂猷秘苣爲時律魁禔禔其履蹈榮惟恭罔有攸訾孰撓孰澄不濁不湜惠心鬯物冲質會旨豁喻披雲淳同飲醴艮胴餝躬奉以終始在昔登明遂載厥聲有萃斯彥莫之與京迺躡清華于　帝之庭擢芳景福振翼承明

辟彼皇鳥肅肅斯征在虞翻飛于周雝鳴何食非竹何飲非霙衆羽競騖枳集笯登翩翩五采覽輝後興　武皇之季艱我天造大辰晻精熒惑習耀藹藹曼著淈淫揚澆公於其時不戁不恌龢奏濡行約軌矩蹈迨其暨矣先笑後咷獨公完譽民之攸傚黃畬闢啓光宅昌暉

帝命惟嘉爲璋爲圭售經黼座珥管彤幃太宰作貳珩芾逮輝贊裨廟謨上有道揆體鑒摛朗運斤而揮迺進秩宗士志共熙媚于神人禋祓具徽大議在迋岳立山嵬禍苟則免福回可幾公擇其間弗羨弗威英英鳳舉冥冥鴻飛如彼迅矢決自張機褫組一朝其甘若飴

十畝之間桂枝連踡巫咸所隣左右洪韓班豹狎旟文螭扈關俯澡綠渚仰蔭陽峦樹之香草芳與風宣鶴鳴九皋其音戾天旷之望之如潦赴川旷望維何云于東山庶曰無疚邦有人焉胡天弗弔降此鞠殃古亦有言人之云亡士殞龜策國菑棟梁百身莫贖群慮惝慌道信運屈用厄名張烏知他日孰存孰亡論歸于世魂返于鄉緘詞告哀昭鑒不爽

祭莊母陳太夫人文

癸巳九月八日全懿太夫人陳氏訃至其子吏部員外君一俊爲位而哭躃摽泣踊幾於自絕弔客至者杖弗

能起行屢扶而欲仆聲嗚嗚不能出涕浪浪然垂也見者莫不盡意佐哀或慰之者即大哭聲不自禁曰天乎何辜使一俊至此極也一俊所未一旦棄官而歸者謂二親尚健不謂即不諱如今日也一俊勤苦在都下圖升斗之祿有衣數襲將寓致北堂之歡嗟乎毋尚能爲一俊着此也耶天恩覃布而一俊獨爲枯朽無所與被也一俊尚得以爲人乎哉即復哭不已朝夕於位側聲未嘗怠也諸與一俊共邦通籍在朝者某等若干人不敢繁飾敬用酌醴庶羞修奠于靈其文曰緊佳人之毓質兮夙秉懿于中閨閑保氏之勗育兮宛姆訓之所詒揆齊德之攸刑兮嘉隱君之令儀美內教之誕章兮令子粲其宣輝介純弗以永祜兮固厥受之所宜胡大運之弗度兮逮下壽而霣之彼令子之在疚兮躬跼蹐而屢摧棹孤舟以疾下兮辟雛雁之南馳衝飈擊而蒐逝兮白露戒而聲悲信人生之太酷兮抑天命之猶疑馮長風而薦芬兮爰侑之以此詞

祭王少山尊翁封君文

庚寅八月之望王友志達以書來訃曰不弔孤遘戾於天降割于予先人嬛嬛在疚痛何可言年家子某迺辦香清醑南望伸哀遂爲文告于可蘭封君老先生之靈

曰嗚呼惟公明明懿誼先民之舊怡心率物毖事肇基
惇友恤匱展旅周幾維其德矣亦孔之遺亦既有子愛
而知勞造之無斁敕以不佻鴻飛憲署鸞峙民曹維其
教矣亦孔之昭約已違辰安貞肥遯擷蘅掔莽桂紛蘭
紉賁于丘園不競不震維其哲矣亦孔之順身之不顯
光被昌暉帝命載錫寵誥相輝有峩其冠有裴其衣維
其貺矣伊教之綏軒車結駟高門有伉繄蘭繄玉楚楚
翔翔既庶且碩曰裕而康維其嘏矣伊德之祥明眸玄
鬒葆光頤精曰養曰恬攸于攸寧作賓于鄉爲鄉之刑
維其考矣伊哲之承嗚呼惟公敦時令美以迓繁禧宜
熾而臧篤右命之弗圖弗慮迺喪迺悲聞訃思赴撫義
秉欷蠲告斯將昭格不遲

祭謝汝湖侍郎乃堂文　代胡可泉作

嗚呼夫人世多女婦乃生乃死人莫之知滅沒帷第美
惟夫人榮哀備矣自昔考祥曰視其履閾中之修聞乎
邦里如種斯報獲匪云侈蚤喪所天稱未亡人弔形依
景有此寡身逝者如作斯言可申文正惟兄方念厥祀
因心則友弗子其子厥子之賢爲今學士令德克孝謂
夫人毋崇以嘉名介之繁祉豈初不育乃報之以某辱
交學士館僚伊雅生乎可拜沒哭禮也椒藻維馨敢薦

于野

祭翟都憲乃堂文

繄碩人之毓質兮夙秉懿于中閨閑保氏之勗育兮婉姆訓之所詒厥相攸既獲樂兮偶令德而作儀象幾望於易爻兮媲椓木於周詩介和社以祭祚兮爰篤生此岐嶷鳳振輝以鳴岡兮驥騄首而騁達聞亹亹而宣逮兮陟崇階之巍巍祿及養而色愉兮躬七九以前施匪旨甘之足娛兮又懷之以嘉辭口若一以描羙兮曰有母以成之齊湘夏之願祝兮指西王母以爲期胡大命之有極兮考厥終而受遺靡朝夕以扶護兮魂不害而東歸洞庭波而起風兮天吳矯而扈帷歷襄鄧之修路兮人罷市而弔祠備哀榮於生死兮信純誠而曷悲

祭侍御李寓山乃堂文

丁酉十一月十八日吳郡李母太夫人之訃至山東其子侍御寓山君踣踊號呼授節與符以還于上曰臣松哀侍御君痛甚而奔之疾也故弗及薦越次年戊戌正月某日乃得再拜遣使走于吳下具牲與酒就太夫人之位而祭焉乃告之以文曰古所謂爲母之慈而義者

雖思其子之甚必能忍愛而勉以事君之勤人子之賢而孝者雖迫於君命之嚴而不能一日忘其將養之情於驅馳經營之頃故搗羽之詩憂王事之靡盬而嘆將母之不遑夫欲將其母而阻於未固之事而不害爲人子之孝陟岵之詩母嗟其子之行役而勉之以尚慎旃哉猶來無止盬曰其事人之不可不謹且言歸之有日不得以念母之故而輟其從事之勤也母之慈而知義若此彼爲子者外有君命之嚴而內有母教之義亦安得不抑情以徇於尊者之事乎始其等愛事於侍御之臺蓋旅進而見者數矣侍御君南向望母色慘詞慼若不能一日居於其職而太夫人之訃卒至侍御君之悲寧有極耶然揆之詩人之義則侍御君之所遭亦古之賢大夫而任使者之所有而太夫人之所不憾者也考終之不爲妣而有後之不爲亡太夫人其又何憾焉其等之緘此詞旣以侑太夫人且以慰侍御君之悲

祭張掌科乃尊文

生甫東之故氏木在門而維喬抱遺經而獨究聲發聞之四遥折疑義於群蒙靡廢夕與怠朝王在珉而弗售光揜抑以終韜身不獲而後遺業厥子之能紹矯鴻羽以漸序皇駿奮而錫褒雖屈名乃享實穫如種之可要

諒之死而無憾神天行其逍遥禮重喪而致哭庶斯文之可招

哭盧裕齋文

賤官卑吏世所謂困辱也材宜居天下之顯而望足以致天下之尊猶栖栖然懷一方之印食五品之祿雖非世之賤官卑吏然亦爲困辱矣其才宜居顯其望足以致尊而不免於困辱則必有所以爲之者權臣竊命而恣行細人挾數而微中是其所以爲之者尊顯困辱皆自外至者也士之所以立已而行於世者固有可以自恃而無待於外誠如是則其視尊顯也果不足樂而其在困辱也不能使憂蓋至於此則權細之人終不能以得志於賢者何也能賤其身而不能賤其心能卑其位而不能卑其名也若先生者所以自立豈權細之人所能得志也壽雖不從外至然有命焉非已所得與者先生於勢位尊顯卑賤之際既有以待之矣其視生死也亦若勢位而已矣吾輩乃惋悼悲嘆而不能已誠有所怨於天而尤於人毋乃非先生之意乎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官守有次不能臨先生之喪而哭焉先生其來飲食之否

祭劉長史文

博藝多材知畧敢武皆世之所貴尚也然伍被羊勝以
材藝禍梁枚赫周丘以武畧亂衡山豈非守藩之度在
於懷德而爲相者不樂其有此長也耶先生質直而寡
於材藝豪曠而不爲知武於世所貴尚者若有所不及
然而奉法遵職王宮之中大治優游寵錫以長有其福
雖遭值大王仁孝恭順事得其主而先生之爲相不近
禍以致亂亦足多矣先生之歿也王人班禭而下賵弔
牧致悼而臨哀所以勤乎人者如此亦足以明其生之
爲榮而旅襯言歸有令子之孝扶服將護魂也憑依無
所震恐又何恨乎他卿甚等辱與令子詔有世講異於
凡民之有喪而官守拘攣有所不得致其情故申之以
此詞而侑之以廣壯清酒靈其鑒之

祭張封君文

嗚呼一氣生人分殊惟萬壽夭富貧榮辱貴賤安困樂
憂福與禍患或相什百倍蓰無算稽實論報曰由凶善
嗚呼封君於此數端若擇而取何福不集靡患不去彼
天弗僭惟善人與今茲大歸厥貽斯美是曰令終孰云
非祉敢告公靈兼解令子

祭潘封君文

戊戌冬十月六日婺源潘補菴先生之訃至江西其子

祭知薦叔君行部在建昌聞之置案牘棄吏卒晝夜東
奔藩臬之僚郡邑之屬不得吊慰吏民鮮知者其友王
某自九江歸不及送越歲已亥正月之望始得寓詞遣
人就補菴先生之位而告焉其詞曰嗚呼先生有表式
王朝之節而勸率止及於鄉有澤潤生民之仁而敦睦
止行於族有旁周庶物之智而綜理止施於家故不及
當身以用於世行其學而有子以顯其志述其事其始
仕容臺茲參牧省皆厝與令子爲僚令子之學宗宋朱
氏而得其真言爲法程動中儀矩其雖貌友而心實師
之夫有韋齋然後有晦菴此其所以推遡本源私致慕
於先生而幾萬一請見於他日不謂遽爾不留使令子
呼號跣走奪予所師而去也觴酒豆肉向風寓奠身雖
不往而意固已馳矣且因令子之孝以告先生其享之
否

祭大寧薛居士文

嗚呼先生以振古之才抜俗之氣超覽之識精覃之思
初爲文章踔絶奔驁出入莊騷荀卿左氏浸淫二都班
書馬記沉涵渟畜畜極而肆如彼長江秋水時至百川
灌之沛然横潰千里萬態浩不可制觀者沮喪魂掉心
悸晚究道真飲食知味本根獨榮枝葉俱瘁覽盡群經

一言有契往古來今上天下地心潛將測乃蟠乃際著號大寧厥以明志奇節清修洽聞愽藝皆事之餘匪必匪意我生自閩先後殊輩願言有懷道遠莫致先生於我曾不遐遺過採虛稱謂可與議面目未交神情已詣睠焉懷之已踰五禩豈謂入邑先生予棄登堂顧瞻徒肅虛位無窮之思潛然出涕冥莫有神知我來此

宗儒祠告文

夫子既歿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嘗所刪定述作者班班具存門人復記其所與弟子問荅彙而爲書皆行於世儒者乃謂夫子歿而微言絕蓋書雖存而所以言者則不可得而傳矣其所謂絕不虛言也千載之下乃有王先生者心領神悟於聖遠之時使絕者復續其功偉矣謂先生之學不於所存之書得之也則先生之遺書可考而知皆得之於書也謂書之足以發先生之學也則千載之間讀誦而講習之者不知幾人專門名家殆數十百而獨先生得之嗚呼先生之於夫子之言蓋得其所以言者矣聖人之所以言者不外於吾心之所同然求之吾心而有以自信焉則書雖不存而夫子之言亦不絕也況其言之載於書者班班存乎今學者不能內信其心自得於已割裂於章句之末矯揉於形迹之

似皆棄於先生者也某早無師傳爲學已晚不揆固陋竊嘗盡心於先生之遺言豈敢謂能得其所以言哉惟知求之心而庶幾有以自信耳分部江州則先生之祠巍然於過化之地神爽昭嚴儼若一日不勝願學之志僭告斯文

祭魯府紀善丘勿齋公文

嗚呼惟公冲夷之性閎廓之度醇懿之修恬愉之趣渾然天稟履之若素忮求兩捨以與物遇能者挾藝遭黜如失公富所挾不卑閒秩起家一經師儒是職循循誘人靡懷懟屈懦衰不戒苟得如濡公日未昃善持末路帝眷宗藩擇使往輔解組而去曾不返顧孰云一官進退非難公於所處義命攸關進無繫吝退不盤桓循心而蹈於世相安制廩之薄惟儒官獨予匱急困迺性所欲門人之貧與我共祿宗親有饑待我出穀司成先正曰汝吾徒羲文之畫陳邵之圖俗學鹵莽不味其腴吾說在此惟與汝俱大理名卿呼公維伯曰蚤克樹有與之植臺有風猷邑有惠澤揆自推功伯勉之力公於先人十年以長晚忘其齒友于之行竹林逸遊曲水嘉宴先後嘯歌讙謔且衎先人季女公之適孫托以姻婭情好彌敦西城之闉郭南維隅其室匪邇過逢劇劬藐余

小子執役寔從几席杖屨安老之供側聆潛寤中祥
外載色載笑以爲提誨天降戾虐先人捐館公來弔賻
繼以慰勉閔予垢紫責云勿死摧裂之餘音猶存耳倚
廬而哀久弗我顧始開遘疾箸觴鮮御走侍安否拜伏
床杪問少差與以首頷之退謁公嗣告言後事歲時所
制誠信以俟荅謂勿然氣定神閒藥物輔良終愈且還
計辭忽至驚詫嗟咨扶服往哭堂已施帷貴富壽康考
終好德古命曰福公已兼得祿和以君乘化而盡既謂
安常亦名處順某想慕儀則嗷嗷而隨不達於命維誼
之悲載肉在俎挹酒注巵公其來哉疏侑此辭

祭丘檢齋文

士於斯人如何可命其業維經其本維行俗衰道降士
失操柄口耳之間數寸以徑入此出彼塗說道聽割裂
剽掠經爲竊阱是用夸毗猥卑不競惟君矯憤深思究
竟圖畫開始宓神姬聖傳疏沿流周精程正上窺下攬
日以夜併飲食忘味亦忘温清奧義難晰疑詞莫訂宿
師所鐫講說紛評至君而明扶剔包弁謹守一門不岐
他徑寧獨經明其行亦稱約純盡矩足靡殊騁守瓶括
囊言無擇病斂束筋骸翼翼其敬端拱斯翔俯也拆磬
人所不堪我罔弗勝奚斷末品高明介姓無敢或慢初

終不更其貌之恭非以幾倖其言之温非以爲佞內脩于家尤至者性父悅子賢弟戴兄令紛紜薄俗足使衡鏡君於爲士蓋躬其盛如彼席珍宜在嘉聘徒韞在櫝光以自映澤宮貢士晚以君應典教蘇學前有安定思樂泮水可以游泳青青者衿以共絃詠其施則微其道之慶宜久其施爲青衿幸胡然一疾千里歸襯含不及視歛不及贈爲此奠文握筆淚迸

祭都憲丘集齋文

天於生材付與甚艱既其付之成不倏然歷多年所始練而完惟公卓犖若性能焉早修敏習在少不遷擺棄跋涉趠詣涯巔厥材之用亦有微權蹷之踣之俾毖以全困而後作庶免迷顛惟公亨達意得且便衷自神誘沛乎行川若執規矩周折惟旋　先帝武宗收士不試蓋有所待待　今皇帝帝初臨軒首賜之第濟濟三百孰爲魁壘世所屈指數人而已公列其間有光無媿謂天所生先帝所遺宜佐今皇躋升至治孰意數人中路遭躓公雖未逢猶敭在位士心咸屬曉夕以冀宜握政樞宜陪國議盡究其材以振斯世其數人者尚有未死或待公興因公而起我與公游常勉以此公讓不當以明謙退我知公懷所負在是公材過人千里一騁在觚

有稜在錐有頴庸庸之流噤不得逞闢口失聲俯其項
領比益含藏閒乎休靚畛域難窮爲陂萬頃瑕累可匿
表玉之聖隱納垢疾山藪斯盛欲量所蓄豆鍾何竟惟
我知之每見增敬謂可和齊賢否不競謂可調柔頑戾
使聽多事之時難持之柄期迄有庸微是曷勝嘗笑謂
公高位來速匪敢戲謾蓋以此卜洎其偉儀山貌電目
非知德者亦爲公祝何言一旦氣息不屬約束四體屏
焉就木堂堂岳立忽爾摧剝海內英游應相弔哭況我
於公相知自夙晚契盆敦兒女交託視公之喪有淚如
簇此淚胡爲孰知我悲謂我悲者婚姻之私誰無婚姻
則情之宜其情而已曷謂曰知惟我之哭獨殊乎玆公
所挾持不在尋尺與世豪傑期通膽膈齪齪者訾非公
之戚豪傑知之公以爲適公業既崇公譽亦赫然訾公
者猶恐不克有我知公公瞑宜懌爲此哀章以侑酹滴

祭楊利約秀才文

吾友楊君一魯之亡予哭之既哀每臨其喪則哀不能
止不敢往臨者久之喪且三月几筵將徹矣乃始抒哀
爲文陳菓核肴酒以薦而告之以文曰甚哉君之不可
以死而遽死也君少時即以才雄於同游之間而亦以
取忌世方大驚其文而竊訾其人甚哉世之多蔽也論

文不惟其據經合道而以雕詞繪句爲工論人不惟其好古砥行而以趨時合變爲賢君且以其大驚者自喜而以其竊訾者自疑自尋之得與君友既熟其爲文又詳其爲人乃始喟然謂君曰君之爲人果不可訾而其爲文乃不足驚也然世之多蔽如此宜其見訾而取驚也君乃以其自喜者自悔其自疑者自信又不以其自信者自多不以其自悔者自止益脩其爲人而盡反其所爲文蓋數年之間其爲人之好古砥行者愈篤而將成其爲文亦且據經合道而大異於昔甚哉君之材志之難也世之學者以一人之譽而矜且怠者多矣一人之毀而畏且沮者多矣君之爲文衆人之所驚然且不矜不怠而知變焉君之爲人衆人之所訾然且不畏不沮而加勉焉此予所以慕君而欲引君於道也君亦方有意於予言而天遽奪之使去可不痛哉然君之爲人既無可訾而其文已足驚其又奚憾窮達之感修短之悲不足爲君言之矣

祭李抑叁乃堂文

觀海而知河觀岳而知崑崙蓋本其所自也某等不及識夫人而知夫人之子夫人有子二人皆賢而有文譽之天球和璧襲美室中豐楠文梓重英林麓然非其有

之則亦何以似之哉方夫人守約食貧教二子而俟其成也不以二子之淹晦坎躓爲憂亦不以是爲子之過蓋知其材之必有遇也及其祭跡奮身自致通顯夫人不以是爲子之幸蓋知其材之足以得之也長子憲副君以直道正學忤勢違時失驗封而出察沅湘沅湘方有兵事夫人能以爲喜力勉其往而不許其迎與次子居于家蓋知次子之能養以慰其兄而不欲以仰事之勤累其子於官次使得毋力於王事以靖寇而息民也夫人於窮達得失家國輕重之間爲有獨見而素計其識有過人者二子之賢信乎其有所自也某等辱交令

子夫人之存有可拜之誼沒而哭之於禮爲宜陳牲縮酒既碩且潔而侑之以此詞

祭李筠溪夫人文　　會奠代作

人生爲女有不爲婦爲婦衆矣有不爲母爲母已難況賢猶不能必事之難全蓋兩不齊勢使之然有如夫人全此具美人靳于天欲其有此萃于夫人靡遺憾已祥此者曰福與壽不問可知已爲兼有其夫貴乎其否與不虛集必有致之惟德召祥乃理之宜夫人之德欲考而知於誰其徵蓋觀于茲某等與僉憲公接雅縉紳友

誼周洽內計之聞宜有吊唁牲酒既潔侑以此文

祭何親家毋孺人劉氏文

何在晉邑是爲舊家隱樂田園不雜以他邁德之種本而未華其積孔厚發之必奢爰及今日揚芬舒葩詩詠綿綿有同瓜衍與碩人惠淑靜嘉相夫敏事黜其驕夸夫歿不惰老如幼髮以勞自勝維思無邪教其子孫詩蘂書芽日滋月益長發增加孚孝孫才暮年婆娑厥安伊何重較之車原有秬粢池有鯉潔豐豆潔杯物時且佳宜享眉壽受祉茂遐令孝以終大耋之嗟靈之順婦實吾女弟佐夫誨子克踵姑美閑其內則施及外事秩秩有序俾姑燕喜今其逝矣惟婦與子哀毀不迷終事中禮某等有母之喪聞訃倍泗在凡造側弗及奔視荒帛清酒乂始克致匪情不足禮則有制撰詞侑奠庶幾鑒只